论著

文章编号:1000-5404(2012)21-2210-04

青年男性暴力罪犯家庭环境及家庭功能的调查研究

郭俊伟,瞿 伟 (400038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临床心理科)

[摘要] **目的** 探讨家庭环境及家庭功能对暴力犯罪的影响。**方法** 随机数表法抽取暴力罪犯57名、非暴力罪犯53名和无犯罪的正常对照50名,采用自制社会人口学资料调查表及童年期家庭情况调查表、家庭功能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量表(FACESⅡ-CV),由接受统一培训的研究人员对受试者进行现场调查和测试。**结果** 暴力罪犯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月收入少;多有家庭结构不完整(父母离异、父亲或母亲去世)、童年期受躯体虐待史。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暴力犯罪组的实际亲密度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与非暴力犯罪组无显著差异。而暴力犯罪组的实际适应性显著低于非暴力犯罪组($P<0.05$),非暴力犯罪组的实际适应性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在家庭功能量表中暴力犯罪组问题的解决(resolving problems, PS)得分比非暴力犯罪组高($P<0.05$),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在沟通(communication, CM)、角色(role, RL)上,暴力犯罪组和非暴力犯罪组差异不显著($P>0.05$),都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在行为控制上(behavioral control, BC),非暴力犯罪组高于暴力犯罪组,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而暴力犯罪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结论** 犯罪青年的家庭多以亲密度低、适应性差、情感介入少、家庭结构不完整、童年期受虐待等为特征。

[关键词] 暴力犯罪;家庭环境;家庭功能

[中图法分类号] D917.2; C913.11 [文献标志码] A

Family environment and family functions: a control study in youth male violent and non-violent criminals

Guo Junwei, Qu We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family environment and family functions on violent crime. **Methods** Random meter method was used to screen out 57 youth male violent criminals, 53 male non-violent criminals and 50 normal controls. They were assessed with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early domestic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and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second edition-Chinese version (FACESⅡ-CV). All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PSS 15.0. **Results** Violent criminals had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less family income. In most cases, the structure of their family was incomplete (parents divorced, father/ mother died), and they all had the physical abuse in their childhood. The cohesion of violent crim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P<0.01$), and the gap with the non-violent group was not obvious. But the actual adaptation of violenc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non-violent group ($P<0.05$) and the non-violent group low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P<0.01$). In resolving problems (PS) the scores of violent crim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non-violent crime group ($P<0.05$), and low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P<0.05$). In the communication (CM) and role (RL), the differences of violent crime group and the non-violent crime group were not obvious, but they all low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P<0.01$). In the behavioral control (BC), the non-violent crim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violent crime group but low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P<0.01$), while the gap between the violent crime group and the normal group made no sense in statistics. **Conclusion** The family of young violent criminals is featured as lower cohesion, lower actual adaptation, lower emotional involvement, incomplete family structure, and physical abuse in their childhood.

[**Key words**] violent criminals; family functions; family environ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Guo Junwei, E-mail: yan1222@126.com

[通信作者] 郭俊伟,E-mail: yan1222@126.com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最重要的场所,也是一个与生态系统类似的复杂的动态系统。有关青少年问题行为、犯罪行为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家庭被称为人生的第一课堂,对人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的家庭环境会孕育一个人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为其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相反,不良的家庭环境则会导致其人格缺陷和行为偏差,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各有侧重,本研究从家庭环境及家庭功能对青年男性暴力犯罪的影响进行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重庆市某监狱入狱1个月内的罪犯,重庆某职业技术学校的工作人员。纳入标准:①年龄18~30岁,男性;②小学毕业以上文化,能完成测试者。排除标准:①排除有脑器质性疾病及严重的躯体疾病;②精神病史;③检查不合作,不能有效完成测试者。

1.2 方法

在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在押服刑犯人中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110名,其中暴力犯罪者57名,非暴力犯罪者53名,选取与研究组匹配的重庆某职业技术学校的工作人员50名作为正常对照组。由接受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严格按照规定对受试者进行测试,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被试分4次完成问卷。采用集中测试,测试前讲解测试目的,说明测验与自身利益无关,结果受到保密,消除被试的顾虑,并签写知情同意书,保证测试结果的真实性。量表的测验结果输入心理测试软件进行评分。

1.3 研究工具

自拟人口学资料调查表及童年期家庭情况调查表,将查阅案卷资料与问卷相结合,调查受试者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内容包括:受试者文化程度及其家庭基本情况(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童年期家庭结构(父母离异、父母去世、父母是否有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童年期受虐史(言语侮辱和忽视、躯体虐待、经济控制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选用的是Olson等于1982年编制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费立鹏等修订,共包括30个题目,5级计分。分为两个部分:实际家庭情况和理想家庭情况。本研究了解实际家庭情况,家庭功能量表,该量表评价家庭功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共60项,采用1~4四级评分,分为以下7个分量表: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2]。

1.4 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的统计描述用 $\bar{x} \pm s$ 表示,采用方差分析和LSD检验,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

2 结果

2.1 人口学资料

收回有效问卷159份(暴力组1份问卷不完整,剔除)。暴力犯罪组、非暴力犯罪组和正常对照组在文化程度、父亲文化程度、母亲职业、家庭收入方面存在差异($P<0.05$,$P<0.01$)。进一步统计分析,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暴力犯罪组文化程度低,家庭月收入少。而暴力犯罪组和非暴力犯罪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儿童期家庭情况

家庭情况调查表显示,暴力犯罪多是家庭结构不完整(父母离异、父亲去世、母亲去世),曾有童年期受躯体虐待史,经 χ^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显示暴力犯罪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多有父母离异、父亲酗酒、父亲去世、受躯体虐待($P<0.05$)。在父亲酗酒、受躯体虐待上也较非暴力犯罪组多($P<0.05$)。见表2。

2.3 家庭亲密度结果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得分上,3组在实际亲密度和实际适应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进一步的LSD分析结果显示,暴力犯罪组的实际亲密度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与非暴力犯罪组的差异不明显。而暴力犯罪组的实际适应性低于非暴力犯罪组($P<0.05$)。见表3。

表1 3组男性青年人口学资料分布与比较[例(%)]

组别	n	年龄		文化			父亲文化			母亲文化		
		18~<24岁	24~30岁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暴力犯罪组	56	36(64.3)	20(35.7)	6(10.7)[a]	42(75.0)	8(14.3)	31(55.1)	19(33.2)	6(10.7)	24(42.9)	21(37.5)	11(19.6)
非暴力犯罪组	53	34(64.2)	19(35.8)	5(9.4)	39(73.6)	9(17.0)	28(52.8)	16(30.2)	9(17.0)	20(37.7)	23(43.4)	10(18.9)
正常对照组	50	33(66.0)	17(34.0)	2(4.0)	18(36.0)	30(60.0)	17(34.0)	18(36.0)	15(30.0)	15(30.0)	21(42.0)	14(28.0)

组别	n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家庭月收入			
		工人	农民	干部	无业	工人	农民	干部	无业	<500元	500~<1000元	1000~1500元	>1500元
暴力犯罪组	56	17(30.6)	25(44.9)	3(5.4)	11(19.1)	20(35.7)	20(35.7)	4(7.1)	12(21.5)	36(64.3)[a]	6(10.7)	5(8.9)	9(16.1)
非暴力犯罪组	53	23(43.4)	18(34.0)	3(5.7)	9(17.0)	24(45.3)	17(32.1)	5(9.4)	7(13.2)	34(64.2)	11(20.7)	6(11.3)	2(3.8)
正常对照组	50	20(40.0)	19(38.0)	5(10.0)	6(12.0)	19(38.0)	20(40.0)	6(12.0)	5(10.0)	8(16.0)	10(20.0)	22(44.0)	10(20.0)

a:$P<0.05$,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表2 3组男性青年儿童期家庭情况调查结果[例(%)]

组别	n	父母离异	父亲去世	母亲去世	父亲酗酒	受言语侮辱和忽视	受经济控制	受躯体虐待
暴力犯罪组	56	12(21.4)[a]	9(16.1)[a]	6(10.8)	19(33.9)[ab]	7(12.5)	12(21.4)[a]	19(33.9)[ab]
非暴力犯罪组	53	8(15.1)	6(11.3)	4(7.5)	8(15.1)	6(11.3)	13(24.5)	7(13.2)
正常对照组	50	2(4.0)	2(4.0)	2(4.0)	3(6.0)	10(20.0)	3(6.0)	4(8.0)

a:$P<0.05$,与正常对照组比较;b:$P<0.05$,与非暴力犯罪组比较

表3 3组男性青年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结果($\bar{x} \pm s$)

组别	n	实际亲密度	实际适应性
暴力犯罪组	56	57.48 ± 6.64^{b}	39.40 ± 6.27^{ab}
非暴力犯罪组	53	59.27 ± 4.88	42.96 ± 4.84
正常对照组	50	63.82 ± 6.14	50.90 ± 11.13

a: $P<0.05$,与非暴力犯罪组比较;b:$P<0.0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2.4 家庭功能量表测定结果

家庭功能量表的方差分析表明,3组在问题解决(PS)、沟通(CM)、角色(RL)、情感介入(AI)、行为控制(BC)及总的功能(GF)都有差异($P<0.05$,$P<0.01$)。见表4。

近一步的LSD分析发现,暴力犯罪组问题的解决(PS)得分比非暴力犯罪组高($P<0.05$),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在沟通(CM)、角色(RL)上,暴力犯罪组和非暴力犯罪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都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P<0.01$)。在行为控制上(BC),非暴力犯罪组高于暴力犯罪组,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而暴力犯罪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 讨论

许多研究者认为暴力犯罪多为家庭经济条件差,本身受教育程度低的青年人群、其父母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之所以青年期容易进行暴力犯罪,是由于正处于青春期,其行为能力和思想认识能力之间差距较大,性欲旺盛、好奇心重、模仿性强、好动、表现欲望强、情感易冲动,但又思想单纯,不善权衡利弊,行为的感情成分重,一旦激情爆发往往引起暴力行为[3]。本研究与上述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暴力犯罪危险人群的文化程度低,家庭收入低。家庭的经济状况对青少年犯罪有着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家庭经济收入低,不能给青少年提供物质上的满足,青少年更容易在家庭外部寻求物质上的支持和保障,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其次,家庭经济收入低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增加父母的痛苦和家庭冲突破坏有效的教养环境,降低父母给孩子提供社会或情感支持的能力,而且低收入或者父母都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家庭将对暴力行为持更宽容的态度,这将会无形中纵容孩子的暴力行为,进而增加孩子从事暴力行为的可能。再次,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居住在处境不利的社区,学校与同学交往更易产生焦虑,产生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会增大[4]。

有研究[5-6]认为早年家庭结构不完整、父母的不良行为及躯体受虐史与成年后的暴力行为有关。国内的一项大型的调查研究发现,儿童期受躯体虐待,成年后更易于产生对抗社会的暴力犯罪[7]。Coughlin等[8]发现在40篇有关儿童犯罪或攻击性行为与破裂家庭关系的研究中,33篇研究显示两者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正相关,来自单亲或继父母家庭的儿童往往由于社会化水平低而较易受犯罪的影响。近年来的研究认为不是破裂家庭本身导致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而是破裂家庭的出现导致其家庭功能上的失调,从而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发生[1]。也有学者指出并不是父母离婚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增加,而是离婚前后家庭本身存在的冲突或问题对青少年犯罪具有更强的预测性。Hollin等[9]的研究表明,离异家庭儿童的问题行为很有可能归于其发展的冲突环境,当儿童从一个充满冲突的家庭转移到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时,他们的问题行为将减少。在家庭结构遭到破坏后,会引发一个问题,究竟是母亲缺失的作用大还是父亲的大。有研究者特别强调孩子与母亲的关系,认为母爱剥夺是犯罪行为最主要的原因,与反社会行为有关 。Johnson等[10]的研究发现父母酗酒等不良行为对青少年犯罪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暴力犯罪组多有父母离异或死亡、父母酗酒、早年受父母虐待,提示青年男性暴力犯罪和早年不良家庭环境、家庭结构不完整等相关,与以上的研究结果一致。幼年受虐历史与青少年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引起了犯罪学界的广泛重视,认为早年受到虐待的历史会导致青春期的犯罪行为[11]。青少年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曾经遭受过虐待(主要来自于父母),会形成较低的自我概念,这类青少年否定自我,感到自己无价值,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漠不关心,不尊重自我和别人的权利,易作出损害他人权力和利益的行为,同时他们基于对自我的贬抑,易作出自我毁灭行为如涉及毒品和暴力的行为;另外源于对施虐者的极度的愤怒,他们将其他人作为泄怒的对象,从而导致青少年实施犯罪行为。另有研究者认为,存在一种“暴力循环”,受虐儿童以后将对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人实施攻击行为[1]。但也有学者考察了儿童受虐与后来的暴力行为的关系,得出大多数的受虐儿童后来并没有继续成为暴力犯罪者。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可能

表4 3组男性青年家庭功能量表结果($\bar{x} \pm s$)

组别	n	问题解决	沟通	角色	情感反应	情感介入	行为控制	总的功能
暴力犯罪组	56	13.55 ± 2.91^{ac}	20.39 ± 3.79^{b}	25.76 ± 3.22^{a}	13.98 ± 3.05	16.06 ± 3.05^{a}	21.14 ± 3.21^{d}	25.06 ± 3.10^{bd}
非暴力犯罪组	53	12.39 ± 0.67	19.41 ± 2.51	25.31 ± 2.66	14.74 ± 1.95	16.86 ± 1.88	21.38 ± 2.26	27.27 ± 4.90
正常对照组	50	14.64 ± 2.52	22.54 ± 3.09	26.96 ± 2.76	14.90 ± 1.74	17.50 ± 3.45	22.92 ± 1.85	28.56 ± 3.19

a:$P<0.05$,b:$P<0.0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c:$P<0.05$,d: $P<0.01$,与非暴力犯罪组比较

是由于不同的虐待标准造成的。

家庭功能被一致地看做是青少年犯罪的强有力的预测因素[12]。Beavers等[13]用家庭的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和家庭亲密度、适应性来表示一个家庭的功能;Olson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系统中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14]。Ruchkin等[15]研究发现家庭功能是预测青少年犯罪的最强有力的预测源,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功能尤其重要,因为缺乏温暖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孩子很容易与家庭疏远而与有不良行为的同伴接近,且处于家庭功能不良环境中的孩子容易建立自己不良的内部心理工作模式,觉得自己是孤独不被理解的,于是在与他人合作的领域很难建立紧密的联系,这反过来就会导致社会适应不良,继而进一步发展成问题行为和犯罪行为。

在人际氛围不好的家庭长大的孩子,生活中伴随他们的多是争吵、打骂,他们难以体会到家庭的温馨,缺少来自长辈的心理上的安慰和生活上恰如其分的关照。一旦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或者有任何外力驱使,他们便会选择摆脱家的束缚,离家出走,从而使犯罪的机会大大提高[12]。一项对30位犯罪青少年和20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与普通大学生相比,犯罪青少年的家庭成员间更缺乏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家庭功能更为不良[16]。对60个暴力犯罪、性犯罪、非暴力犯罪和未犯罪青少年被试进行了心理机能、家庭关系方面的考察,结果表明:暴力犯罪青少年的家庭是非常僵化的,成员间亲密度很低[17]。Raaijmakers等[18]对317个学龄前儿童进行的研究发现,有攻击行为的儿童其家庭功能存在障碍。

本研究发现暴力犯罪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沟通、情感介入、角色、行为控制的得分均比正常对照组低,反映暴力罪犯的家庭成员间亲密度不够,相互之间缺乏交流,不善于或不能从家庭获得帮助和支持来面对遇到的问题,社会适应性较差;其家庭情感介入少、角色混乱、行为控制差,原因可能在于暴力罪犯的父母角色分工紊乱、没能尽到在家庭中应尽的职责,对子女缺乏细心呵护,对家庭其他成员的活动和事情重视不够,情感介入不足。从而导致对子女的行为缺少合理的约束,增加其接触外界不良环境的机会,甚至走向暴力犯罪的道路。

家庭环境和以家庭情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家庭功能系统与青年暴力犯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且家庭功能对青年的暴力犯罪行为具有非常显著的预测作用。犯罪青年的家庭多以亲密度低、适应性差、情感介入少等为特征。由此提示我们,对青年暴力犯罪的预防工作,可以从对家庭功能的评估与干预着手,而且越早越好。

参考文献:

[1] Blackburn R著. 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M]. 吴宗宪, 刘邦惠,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102-111.
[2]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M].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3] Valois R F, MacDonald J M, Bretous L, *et al*. Risk factors and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violence and aggression[J]. Am J Health Behav, 2002, 26(6): 454-464.
[4] 顾璇, 姚荣英. 交往焦虑与中学生攻击行为的相关性研究[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11, 33(19): 2091-2092.
[5] Hodgins S, Kratzer L, McNeil T F. Obstetric complications, parenting, and risk of criminal behavior[J]. Arch Gen Psychiatry, 2001, 58(8): 746-752.
[6] Hosser D, Raddatz S, Windzio M. Child maltreatment, revictimization, and violent behavior[J]. Violence Vict, 2007, 22(3): 318-333.
[7] Wang Y, Xu K, Cao G, *et al*. Child maltreatment in an incarcerated sample in China: Prediction for crime types in adulthood[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12, 34(8): 1553-1559.
[8] Coughlin C, Vuchinich S. Family experience in preadolesc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le delinquency[J]. J Marriage Fam, 1996, 58(2): 491-501.
[9] Hollin C R, Browne D, Palmer E J. Delinquency and young offenders[M].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2.
[10] Johnson V, Pandina R J. Effects of the family environment o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delinquency, and coping styles[J]. Am J Drug Alcohol Abuse, 1991, 17(1): 71-88.
[11] 李宝花, 王彬, 张金响, 等. 男性暴力罪犯的冲动、攻击性人格特点及其与童年期受虐待的关系[J]. 精神医学杂志, 2010, 23(2): 119-122.
[12] Patterson G R, DeBaryshe B D, Ramsey E.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antisocial behavior[J]. Am Psychol, 1989, 44(2): 329-335.
[13] Beavers R, Hampson R B.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J]. J Family Ther, 2000, 22(2): 128-143.
[14] 蒋索, 何姗姗, 邹泓. 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研究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3): 394-400.
[15] Ruchkin V V, Eisemann M, Kolovos R A, *et al*. Family functioning, parental rearing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delinquents[J]. Clin Psychol Psychother, 2000, 7: 310-319.
[16] 邹泓, 张秋凌, 王英春. 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的研究进展[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5, (3): 120-124.
[17] Gorman-Smith D, Tolan P H, Zelli A, *et al*. The relation of family functioning to violence among inner-city minority youths[J]. J Fam Psychol, 1996, 10(2): 115-129.
[18] Raaijmakers M A, Posthumus J A, van-Hout B A, *et al*. Cross-sectional study into the costs and impact on family functioning of 4-year-old children with aggressive behavior[J]. Prev Sci, 2011, 12(2): 192-200.

(**收稿**:2012-06-08;**修回**:2012-08-30)
(编辑 王小寒)